



十四行诗集

1

我们总愿美的物种繁衍昌盛，
好让美的玫瑰永远也不凋零。
纵然时序难逆，物壮必老，
自有年轻的子孙来一脉相承。
而你，却只与自己的明眸定婚，
焚身为火，好烧出眼中的光明。
你与自我为敌，作践甜蜜的自身，
有如在丰饶之地偏造成满目饥民。
你是当今世界鲜美的装饰，
你是锦绣春光里报春的先行。
你用自己的花苞埋葬了自己的花精，
如慷慨的吝啬者用吝啬将血本赔尽。
 可怜这个世界吧，否则你就无异贪夫，
 不留遗嗣在人间，只落得萧条葬孤坟。

2

四十个冬天将会围攻你的额头，

在你那美的田地上掘下浅槽深沟。
那时，你如今令人钦羡的青春华服
将不免价落千丈，寒伧而又鄙陋。
如有人问起，何处尚存你当年的美色，
或何处有遗芳可追寻你往昔的风流，
你却只能说：“它们都在我深陷的眼里。”
这回答是空洞的颂扬，徒令答者蒙羞。
但假如你能说：“这里有我美丽的孩子
可续我韶华春梦 免我老迈时的隐忧”，
那么孩子之美就是你自身美的明证，
你如这样使用美，方值得讴颂千秋。

如此 你纵然已衰老 美却会重生，
你纵然血已冰凉，也自会借体重温。

3

照照镜子去吧，给镜中脸儿报一个信，
是时候了，那张脸儿理应来一个再生。
假如你现在不复制下它未褪的风采，
你就骗了这个世界，叫它少一个母亲。
想想，难道会有那么美丽的女人，
美到不愿你耕耘她处女的童贞？
想想，难道会有那么美丽的男子，
竟然蠢到自甘坟茔，断子绝孙？
你是你母亲的镜子，在你身上
她唤回自己阳春四月般的芳龄，
透过你垂暮之年的窗口你将看见

自己的黄金岁月，哪怕你脸上有皱纹。
若你虽活着却无意让后人称颂，
那就独身而死吧，人去貌成空。

4

挥霍成性的可人，为什么你把
美的遗产耗光在你的自身？
造化只出借却不会馈赠，
她生性慷慨也只出借慷慨之人。
那么美丽的吝啬鬼，你为什么滥用
造化托你转交的美丽的礼品？
无利可图的食利者啊，你为什么
挥霍了重金，却仍不能安生？
只因你仅仅和自己买卖经营，
你行骗也只骗了你甜蜜的自身。
那么当造化有一天唤走你的生命，
你怎能把满意的清单留与世人？
何不如风流，让后代使你容貌长依旧，
不然你那未被垂顾之美只好殉葬荒丘。

5

时光老人曾用精雕细刻
刻出这众目所归的美颜，
也会对它施暴虐于某一天。

叫倾国之貌转眼丑态毕现。
因为那周流不息的时光将夏季
带到可憎的冬季里摧残，
令霜凝树脂，叫茂叶枯卷，
使雪掩美色，呈万里荒原。
那时若没有把夏季的香精
提炼成玻璃瓶中的液体囚犯，
美的果实亦将随美而消殒，
那时美和美的回忆都成过眼云烟。
但如果花经提炼，纵使遇到冬天，
虽失掉外表，骨子里却仍然清甜。

6

那么，在你未经提炼之前，
莫让冬寒粗手把你体内的夏天掠夺，
让那净瓶流香吧，快趁你美的精华
未自戕之际，把它们投放进某一个处所，
这样的投放，并不是非法放债，
它会使借债付息者们打心底里快活。
这就是说你须得为自己生出另一个人，
倘若能生十个，则会有十倍的快活。
假如你有十个孩子重现你十副肖像，
你现在的幸福就被十倍超过。
这样一来，你便活在你自己的后代身上，
在你弥留之际，纵是死神也莫奈你何！
别太固执了，你是如此绝色无匹，

岂能让死神掳去，让蛆虫继承芳姿。

7

瞧呀，瞧东方仁慈的朝阳抬起了
火红的头颅，每一双尘世的眼睛
都向它初升的景象致敬，
仰望的目光膜拜着神圣的光明。
瞧它登上了陡峭的天峰，
宛如正当盛年的年轻人，
而人间的眼睛依然仰慕他的美貌，
追随他那金色的旅程。
但当随疲乏的车辇越过高峰，
他渐渐在远离白昼，如老迈之人，
于是那从前恭候的目光就不再追逐
他下行之道而转顾他途。

而你呵 也一样 如今正值赫日当午，
若不养个儿子，便会死而无人盼顾。

8

你就是音乐却为何听着音乐伤情？
美妙和美妙不为敌，乐与乐总同根。
为什么你爱本不愿接受的事物，
或为什么甘愿与忧闷共处一尊？
假如诸声相配共调出谐曲真情

确实曾经干扰过你的清听，
这只是甜蜜的责备，你不该孤音自赏，
损害了你应该奏出的和声。
瞧，这根弦与另一根弦，本是夫妻对，
一根振响，一根相应 弦弦共鸣，
这犹如父亲、儿子和快乐之母，
同声合唱出悦耳的佳音。
他们无词的歌 虽有各种 听来却相同。
唱的总是你：“若独身绝种 便万事皆空。”

9

难道是因为惧怕寡妇的泪眼飘零，
你才用独身生活烧尽你自身？
啊，假如你不幸无后而溘然长逝，
世界将为你恸哭，宛若丧偶的未亡人。
这世界就是你守寡的妻子，她哭啊哭，
哭的是你未留下自己的形影。
不像别的寡妇可以靠孩子的眼神
便使丈夫的音容长锁寸心。
瞧吧，浪子在世虽挥金如土，
也不过钱财易位世人总还有享受的份。
但尘世之美一去将不复再回，
存而不用，终将在美人手里丧生。
既然对自己都会进行可耻的谋杀，
这样的胸腔里怎容得下对人的爱心。

10

惭愧呀，你就别对人张扬你所谓的爱心，
既然你对自己的将来都缺乏安顿。
姑且承认有许多人对你钟情，
但更明显的却是对谁也不曾倾心。
因为你胸中装满的是怨毒与仇恨，
竟不惜阴谋残害你的自身。
你锐意要摧毁那美丽的秀容，
竟忘了修缮它才是你的本分。
啊，改变你的态度，我也会改变我的，
难道恨比爱反更能在房里容身？
让你的内心和外表同样仁慈吧，
或者至少对你自己发点善心。

你若是真爱我，就另造一个你，
好让美借你或你的后代永葆青春。

11

迅速地萎缩，一如你迅速地成长——
在你那个之内，那个你进出两由的地方，
你年轻时贡献的一注精血若存，
你不再年轻时便成为你收获的对象。
那其中活跃着智慧、美丽和繁荣昌盛，
而不是愚蠢、衰老和朽败的冰凉。

不出六十年，世界也会消亡。
让造化使无心传宗接代的人
变得丑陋、粗暴、无后而死亡，
而造化的宠爱者得到最多的恩赐，
这些丰厚的馈赠你都理当珍存。
 她刻你是要把你作为一枚圆章，
 多多盖印，岂可让圆章徒有虚名！

12

当我细数报时的钟声敲响，
眼看可怖夜色吞噬白昼光芒；
当我看到紫罗兰香消玉殒，
黝黑的鬃发渐渐披上银霜；
当我看见木叶脱尽的高树，
曾帐篷般为牧羊人带来阴凉，
一度青翠的夏苗现在被捆打成束，
载上灵车，连同白色坚脆的麦芒，
于是我不禁为你的美色担忧，
你也会迟早没入时间的荒凉，
既然甘美的事物总是会自暴自弃，
眼看后来者居上自己却快速地消亡，
 所以没有什么能挡住时间的镰刀，
 除非你谢世之后留下了儿郎。

13

啊 愿你就是你自身 但是爱啊，
你拥有自己的时间长不过你的生命，
势不可免的末日会来，你该做好准备，
把你那娇美的形象转让与别人，
这样一来，你那租借来的美色，
就总不会到期——一旦你殒命，
你会再一次成为活生生的自己，
因为你的后嗣会保留你的原形。
谁会让如此美丽的房舍倾圮，
假如细心的照料会赢来无损，
使它免遭受隆冬的狂风凛冽
和死神横扫时的冷酷无情？

哦 只有浪子才会这样 爱 你既知道，
你自己有父亲，就该让你儿子也有父亲。

14

我不是从星辰得出我的结论，
可我似乎对占星也不学而精，
但我不想要去预知吉凶祸福，
也不要去做卜瘟疫 测气候 占年成。
我不能为分分秒秒算出命运，
说每一刻有什么雷、雨和风云。
我也不能凭上苍暗授的什么天机，

披露帝王将相是走红还是背运。
我只是从你的双眼这一对恒星
破谜解惑推导出下述学问：
假如你回心转意哺育儿孙，
真和美就永远繁荣共存。
要不然我就会这样给你算命：
你的死期也就是真与美的墓门。

15

当我忖思，一切充满生机的事物
都只能兴旺短暂的时光，
在世界这大舞台上呈现的一切
都暗中受制于天上的星象；
当我看到人类像草木一样滋长，
任同一个苍天随意褒贬抑扬，
少壮时神采飞动，盛极而渐衰，
往日的鼎盛貌逐步被人遗忘。
正是这种对无常世界的忧思，
使我想到你充满青春朝气的形象，
而今肆虐的时间和朽腐为伍，
要化你青春的洁白为黑夜的肮脏。
为了与你相爱，我将向时间提出宣战，
它使你枯萎，我令你移花接木换新装。

16

但为什么你不用更有效的方法
去反抗这嗜血的时间魔王，
或用更幸福的手段来抵抗衰朽，
却反借重我这不育的诗行？
如今你置身于桃花运的顶峰之上，
有许多处女园等待你栽插红芳，
殷切地盼望着你植下活花朵朵，
花儿比你的画像更显出你的真相。
所以生命只能靠生命线维系，
不论是我的涂鸦还是当代的画匠
都不能使你活现在人们心房，
让你内在和外在的美色昭彰。
放弃你自己将反使你自己长在，
想生存就得靠把传宗妙技发扬。

17

将来谁会相信我这些歌唱，
如果你至高的美德溢满诗章？
尽管天知道这只是一座坟墓，
葬着你的命，难使你德行张扬。
如果我能描摹你流盼的美目，
把你的千娇百媚织入我的诗行，

未来的时代会说：“这位诗人撒谎——
这样的天工之笔从未描过尘世的面庞。”
于是我的诗稿带着岁月的熏黄，
将受到嘲弄，像嘲弄饶舌的老头一样。
你应得的礼赞被看作是诗人的狂想，
或看作一首古曲的虚饰夸张：
 但如果那时候你有子孙健在，
 你就双倍活于他身和我的诗行。

18

或许我可用夏日将你作比方，
但你比夏日更可爱也更温良。
夏风狂作常会摧落五月的娇蕊，
夏季的期限也未免还不太长。
有时候天眼如炬人间酷热难当，
但转瞬又金面如晦常惹云遮雾障。
每一种美都终究会凋残零落，
或见弃于机缘，或受挫于天道无常。
然而你永恒的夏季却不会终止，
你优美的形象也永远不会消亡，
死神难夸口说你在它的罗网中游荡，
只因你借我的诗行便可长寿无疆。
 只要人口能呼吸，人眼看得清，
 我这诗就长存，使你万世留芳。

19

吞噬一切的流光，你磨钝雄狮爪，
使大地把自己的幼婴吞掉，
你从猛虎的嘴中撬出了利牙，
教长寿的凤凰被活活燃烧。
你行踪过处，令季节非哭即笑，
呵 捷足的时间 你为所欲为吧，
踏遍河山万里，摧残尽百媚千娇。
但 住手 有一桩罪 罪大不容饶：
你休在我爱人的美额上擅逞刻刀，
你休用古旧的画笔在上面乱抹线条！
你且容他任流光飞逝不改原貌，
但把美的楷模偏留与后人瞧。
 时光老头呵 凭你展淫威、施强暴，
 有我诗卷，我爱人便韶华常驻永不凋。

20

你，我诗中的情妇兼情郎，
是造化亲自绘出你女性的面庞，
你虽有女人的柔婉的心，但没有
轻佻女人惯有的反复无常。
你的眼比她们的更真诚更明亮，
目光流盼处，事物顿染上金黄。

你有男子的风采，令一切风采低头，
使众男子神迷，使众女人魂飞魄荡。
造化的本意是要让你做一个女人，
但在造你时却如喝了迷魂汤，
胡乱安一个东西在你身上，我于是
不能承欢于你，那东西我派不上用场。
既然造化造你是供女人取乐；
给我爱，但给女人做爱的宝藏。

21

我并不像那一位诗人一样，
因画布上的美人便感而成章，
连苍天都成为他笔底的装饰，
驱群美以衬托他那美貌之郎，
满纸绣词丽句、比附夸张，
海底、珠宝、大地、月亮和太阳，
四月的鲜花，以及一切奇珍异物，
环挂长空，直面宇宙的浩茫。
啊，让我忠实地爱、忠实地写吧，
请相信我，我的爱虽难与
苍穹金烛台般的星斗争光，
但其美恰如任何母亲的孩子一样。
让别的诗人说尽陈词滥调吧，
我不是贩夫，绝不自卖又自夸。

22

镜子无法使我相信你已衰老，
只要你和青春还是同道，
但当我看见你脸上的皱纹，
我就料想自己的死期已到。
因为你全身上下的美丽外表，
不过是我内心的真实写照，
你胸中的红心也在我心中燃烧，
我岂能胆敢比你早露衰兆？
哦 我的爱 你一定要保重自身，
正如我为你而非为我把自己照料，
拥着你的心，我自会谨慎万分，
像乳娘护婴，生怕它染上病菌。
如果我的心已先碎，你的又岂能自保，
你既已把心给了我，我岂能原物回交。

23

像一个演戏的新手初次登场，
慌乱里把台词忘个精光，
又像是猛兽胸怀满腔怒火，
雄威太盛反令怯心惶惶。
我也因缺乏自信而忘掉
爱情仪式全部的适当辞章，